



法国当代文学
丛书

长夜行

〔法〕塞利纳著 徐和瑾译

Louis-Ferdinand Céline
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

Edition française 1981, Gallimard

Avec tous nos remerciements au Service
Culturel d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
Changhai pour son concours à la publication
de cet ouvrage.

长夜行

〔法〕路易·费迪南·塞利纳著
徐和瑾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390,000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10,000 册

ISBN 7-5327-1885-9/I·1131

定价:22.90 元

献给伊丽莎白·克雷格^①

① 伊丽莎白·克雷格是美国舞蹈家，生于一九〇二年。塞利纳于一九二六年底或一九二七年初在日内瓦和她相识，从一九二七年起和她在巴黎保持双方都无约束的爱情关系，直至一九三三年六月伊丽莎白回美国为止。

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，
在严冬和黑夜之中，
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，
在全无亮光的天空。

法国王室瑞士卫队之歌
(一七九三年)^①

① 法国民众于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推翻君主制，守卫杜伊勒里宫的瑞士卫队也随之解散。作者注明歌词写于一七九三年，说明此词系作者杜撰。

旅行十分有益,能使人浮想联翩。其他的一切只是失望和厌倦。我们的旅行完全是想象出来的。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。

我们的旅行从生到死。人和牲畜,城市和事物,全都是想象出来的。这是部小说,只是个虚构的故事。利特雷^①的词典就是这么说的,这是决不会错的。

再说,所有的人都会想象。只要闭上眼睛就行。

这是在生活的另外一面。

^① 利特雷(1801—1881),法国语言学家、词典编纂家,著有《法语词典》(1863—1873)四卷。

目 录

长夜行·····	1
附录 I 《长夜行》再版序言(1949)·····	578
附录 II 《长夜行》内容提要·····	580
译后记·····	584

事情是这样开始的。我可从未说过什么。什么也没说过。是阿蒂尔·加纳特让我说的。阿蒂尔是大学生，也是学医的，是我的同学。咱们在克利希广场见面。那是在午饭之后，他想找我聊聊，我就来了。“咱们别呆在外面！”他对我说。“到里面去！”就这样，我跟他一起进去了。“这个露天座，”他拉开了话匣子，“真可以烤溏心蛋呢！你到这儿来！”这时，我们发现，因为天热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汽车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天气非常冷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街上也空无一人。我记得他在谈到这点时对我说：“巴黎人看上去总是忙忙碌碌，实际上他们从早到晚都在闲逛。证据么，就是在天气太冷或者太热，不能闲逛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见了；他们都躲到屋里去喝牛奶咖啡和啤酒了。就是这样！他们说这是速度的时代！可快在哪儿？他们又说变化巨大！可又是怎么变的？其实是毫无变化。他们还是在自我陶醉，如此而已。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有些词换了，但说起话来还是变不了多少！这儿变两三个，那儿变两三个，变动不大……”我们说出了这些有益的真理，感到洋洋

得意，就高兴地坐在那儿，望着咖啡馆里的太太们。

接着谈到普恩加来总统^①。正是在那天上午，总统在小狗展览会的开幕式上剪彩，于是我们就慢慢扯到了刊登这条消息的《时代报》^②。“你看，《时代报》多帅！”阿蒂尔·加纳特逗弄我说，“捍卫法兰西民族的就此一家！”——“法兰西民族根本就不存在，所以需要有人捍卫！”我针锋相对地回敬了他，表示自己有足够的根据。

“不对！法兰西民族是存在的！而且是优秀的民族！”他坚持地说，“甚至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，谁否认这点就是王八！”接着他把我痛骂了一顿。我当然不买他的帐。

“不对！民族，你说的民族，只是一大帮像我这样的穷光蛋，满目眼屎，全身跳蚤，像冻僵了一样，他们受到饥饿、瘟疫、肿瘤和寒冷的折磨，作为失败者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，在这里又遭到失败。因为有大海相隔，他们不能到更远的地方去。这就是法国，这就是法国人。”

“巴尔达米，”他这时神情严肃、有点伤心地对我说，“我们的父辈不比我们差劲，你别说他们的坏话！……”

“你说得对，阿蒂尔，这点你说得对！他们充满仇恨却又俯首帖耳，他们被人侵犯、掠夺、残杀，却始终愚顽不化，他们是不比我们差劲！你可以这样说！我们没有变化！袜子没变，主子没变，观点也没变，要不就是变得太慢，变了也白搭。我们生

① 普恩加来(1860—1934)，法国政治家，曾任法国总统(1913—1920)。

②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，《时代报》相当于英国的《泰晤士报》或法国当今的《世界报》，但它并没有阿蒂尔·加纳特所说的种族主义、民族主义或复仇主义立场。

来忠心，死也忠心！不领军饷的士兵，一人为大家的英雄和会说话的猴子，真是字字辛酸，我们是贫困国王的宠儿。是他在控制我们！我们不听话，他就掐……我们的脖子被他的手指掐住，一直这样，说话也不方便，要想吃口饭，得好好留神……为了点小事，他会把你扼死……真不是人过的日子……”

“还有爱情，巴尔达米！”

“阿蒂尔，爱情无穷无尽，但只有鬃毛狗才能得到，我可有自己的自尊！”我对他回答道。

“你有自尊？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，如此而已！”

他是个机灵鬼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过激的看法，这点一下子就能看出。

“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的家伙，竟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！可最好的证明，是我写了一种带有报复性和社会性的祷文，你听了立刻会对我赞不绝口。《金翅膀》就是这篇祷文的题目！……”我对他背诵起来：

一位数着分钟和铜板的上帝，绝望而又好色，像猪一样低声埋怨。一头长着金翅膀的猪到处乱窜，肚子朝天，准备让人抚摸，这就是他，我们的主宰。让我们互相拥抱！

“在生活面前，你这段短文是站不住脚的。我赞成现存的秩序，但不喜欢政治。不过，一旦祖国要我为她洒热血，我一定会在所不惜，决不会袖手旁观。”这就是他对我的回答。

这时，战争不知不觉地来到我们俩跟前，我的头脑却变得晕乎乎的。这场短暂而又激烈的争论使我感到疲倦。另外，我

也有点激动,原因是堂倌为了小费把我看成小气鬼。最后我和阿蒂尔又完全言归于好。我们对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了一致的看法。

“是的,你说得有道理,”我用和解的口吻说道,“但咱们都坐在一条巨大的战船上,用力划着桨,你决不能否认这点!……我们如坐针毡,还得划桨!可得到的是什么?什么也没有!只有挨棍子,受折磨,听大话,还有恶语中伤。他们叫我们干活!这种活比什么都要难受。我们在底舱里累得气喘吁吁,浑身发臭,睾丸湿透,受够了罪,而上面的甲板却十分凉快,主子们呆在那里取乐,把脸色红润、香气扑鼻的美人抱在膝盖上。有人让我们登上甲板。这时,主子们就戴上大礼帽,对我们吼道:‘一群混蛋,这是战争!’他们说,‘祖国二号上的那些脏鬼们,让他们立刻上船,把他们的脑袋崩了!干吧!干吧!船上应有尽有!大家齐声喊吧!先叫喊一声,要喊得震天动地:祖国一号万岁!让远方也能听到你们的声音!谁叫得最响,仁慈的耶稣就会赐给奖章和糖衣果仁!他妈的!还有,那些不想死在海上的人们,可以到陆地上去死,在那儿死起来比海上快得多!’”

“一点不错!”阿蒂尔对我表示赞同,他显然已经变得很容易说服了。

正在这时,一个团的士兵从我们坐在桌旁的咖啡馆门前经过,上校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面,和蔼可亲,又十分矫健。我见了兴奋地跳了起来。

“我去看看是不是这样!”我对阿蒂尔叫道。说完我就进入了队伍,还是跑着去的呢。

“费迪南，你真糊……！”阿蒂尔也对我叫道。他感到不快，也许是因为我的壮举对注视我们的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。

他这种看法使我有恼火，但我并没有停止不前，仍然朝前走着。我心里想：“我入了伍，就不走了！”

“咱们走着瞧吧，傻瓜！”我对阿蒂尔叫道，然后和部队一起跟在上校和军乐队后面拐了弯。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

我们走了很长时间，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，街上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妻子鼓励我们，鲜花从露天座上、火车站前和挤满人的教堂里向我们扔来。爱国的人有的是！后来，爱国者的人数开始减少……下雨了，人越来越少，鼓励声也没了，路上一个行人也没了。

我们难道就只有孤零零的一支队伍？一个接着一个地走着？乐队停了下来。“总之，”我当时心里在想，“我看到情况是怎样变化的，就没什么好玩的了！一切又得从头再来！”我正想溜之大吉，可已为时过晚！他们已在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后面把大门悄悄关上。我们就像耗子一样，给逮住了。

一旦到了那里，倒也不错。他们先让我们骑马，可骑了两个月又不让骑了。也许是因为花费太多。最后，有一天早晨，上校找来自己的坐骑，他的传令兵也跟着去了，但不知是去什么地方，一定是个小地方，子弹射到那儿，不像射到公路中央那么容易。正是在那儿，上校和我最后走到公路的中央，我拿着他的本子，他则在上面签署命令。

远处的公路上，就在肉眼能够看到的远处，有两个黑点，也和我们一样在公路的中央，但这是两个德国人，他们在那里射击，已经整整一刻钟了。

我们的上校，他也许知道，这两个人干吗要射击，这两个德国人可能也知道，但我却真的一无所知。在我能回想起来的遥远年代里，我没有对德国人做过任何坏事。我对他们总是客客气气，彬彬有礼。对德国人我有所了解，我小时候还在他们的学校里念过书，就是在汉诺威附近的学校里。我说过他们的语言。这是一群呆头呆脑的孩子，喜欢大声说话，眼睛灰白，鬼鬼祟祟，就像狼的眼睛一样。放学后，他们一块儿到附近的树

林里去摸摸小姑娘，用弩弓射箭，或者用四个马克买来的手枪射击。他们还喝甜啤酒。可现在，他们却朝我们的胸口开枪，也不先来和我们打个招呼。在公路的中央，出现了一条界线，甚至是一条鸿沟。这前后的差别真是太大了。

总之，谁也不明白战争是怎么回事。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

这些人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？我可没感觉到，一点也没有。我无法觉察到这点……

我对他们的感情仍然没有改变。不管怎样，我还是希望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粗暴，但我更希望离开这儿，非常想离开，因为我突然感到，这一切都是由一个大错铸成的。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溜之大吉，”我心里想，“总之……”

在我们的头顶上，在离太阳穴两毫米，也许是一毫米的地方，杀人的子弹正在夏日炎热的空气中，一颗接一颗地呼啸而过，划出一条条引人注目的长钢丝。

在这些子弹和阳光中间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能为力。真是莫大的嘲讽，天大的嘲讽。

我当时才二十岁。远处是荒无人烟的农庄，教堂里也空无一人，门户洞开，仿佛农民们白天都离开这些村庄，到这个区的另一头去过节了，仿佛他们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交给我们看管，他们的村庄，手柄朝天的手推车，他们的田地，围起来的小块土地，道路，树木，还有奶牛，一条系着链条的狗，把这一切全交给了我们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趁他们不在，从容不迫地干我们想干的事。这看来是他们的善意。“不

过，要是他们不在别处多好！”我心里想，“要是这里还有人，我们肯定不会干得这么卑鄙！这么恶劣！当着他们的面，我们就不敢这么干！但是，这里已经没人会来监视我们！只有我们这些人，就像新婚夫妇一样，客人一走，就会干起那见不得人的勾当。”

我还（在一棵树后）想，我真希望能在这儿看到戴鲁莱德^①，因为别人给我讲了许多有关他的事，我希望他把他腹部中弹时的表现告诉我。

这些德国人蹲在公路上，固执地射击着，他们枪法不准，子弹却特别多，他们的仓库里一定堆满了子弹。战争确实没有结束！说实在的，我们的上校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勇敢！他在公路中央踱来踱去，从容不迫地在弹片中间走来走去，就像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候一位朋友，只是稍微有点儿不耐烦。

我得马上声明一下，我对农村向来没有好感，一直觉得它凄凉，因为农村里有数不清的泥坑，一直无人住的房屋，以及不通到任何地方的道路。现在再加上战争，就更加叫人无法忍受。这时，从斜坡两边已经刮起了风，吹得杨树的叶子飒飒作响，和那边向我们射来的轻微嚓嚓声交织在一起。这些素不相识的士兵一直没有射中我们，但用无数死神把我们包围起来，我们就像穿了用死神制成的衣服。我不敢再动弹了。

这个上校，可真是个怪物！现在我敢肯定，他比狗还不如，连死到临头都不知道！同时我又在想，像他这样勇敢的人，在

① 戴鲁莱德(1846—1914)，法国诗人、剧作家、政治家。普法战争爆发时入伍参军。他的爱国诗歌《士兵之歌》(1872)曾流行一时。

我们军队里一定有很多，在对方的军队里也有这么多。谁知道有多少？总共有一百万、二百万，也许有几百万？想到这里，我就心惊肉跳。有这批人在，这种可怕的蠢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……他们干吗要停止呢？我对人和事物的看法，从未像现在这样冷酷无情。

我难道是地球上唯一的懦夫？我心里这么想，而且怀着极度的恐惧！……我是否陷入了二百万脱掉锁链、武装到头发和充满英雄气概的疯子之中？他们有戴钢盔的，有不戴钢盔的，有不骑马的，骑摩托的，吼叫的，坐汽车的，吹哨的，射击的，密谋策划的，天上飞的，跪着的，挖沟的，隐蔽的，驱马跳跃在小道上的，把车开得劈里啪啦响的，他们关在地球上，就像关在疯人院里一样，要在地球上摧毁一切，把德国、法国和新旧大陆统统摧毁，把一切生灵统统摧毁，他们比狗还要疯狂，居然喜欢自己的疯劲（这点是狗所不及的），比一千条狗还要疯狂一百、一千倍，还要坏一百、一千倍！我们真行！我想，我真的加入了世界末日的十字军远征。

对恐怖一无所知，就像在情欲上保持童贞一样。我在离开克利希广场时，怎么会想到有这样的恐怖？在真正参加战争之前，谁又会料到人们英勇而又懒惰的肮脏灵魂在想些什么？现在，我被卷入这一大逃亡之中，逃向集体的屠杀，逃向战火……这来自心灵深处，并且已经发生。

上校还是一动不动。我见他站在路边的斜坡上，接过将军写来的一张张手令，在枪林弹雨中不慌不忙地看完，然后撕成碎片。在这些手令中，难道就没有一张是立即停止这可恶战争的命令？上峰难道没有对他说是出了差错？是可恶的

差错？是误会？是人们搞错了？说这是人们取乐的演习，是人们有意搞的，而不是屠杀！没有！“继续干吧，上校，您干得好！”这大概是我们大伙儿的师长台·昂特拉伊^①将军给他写的内容。他每隔五分钟收到将军的一张手令，手令是一个通信兵送来的。通信兵每一次来都吓得脸色发白，屁滚尿流。我真想把这个胆怯的小伙子认作难兄难弟！但是，我们没有时间称兄道弟。

难道就没有搞错？没看到对方的影子就互相射击，这种事并没有受到禁止！这样的事非但准许做，不会受到责备，甚至会得到正人君子的认可和鼓励，就像抽签、订婚和围猎一样！……没什么可说的。我刚才一下子发现了战争的全貌。我犹如失去童贞的处女。要像我刚才那样，几乎是单独在它面前，才能看清可恶的战争，看清它的正面和侧面。不久前，有人在我们和对面的人们之间点燃了战火，现在战火正熊熊燃烧！就像弧光灯中两根炭棒之间通了电流。炭棒是不会马上暗下来的！上校和其他人一样，也会在战争中死去，上校看起来虽然十分狡黠，但当对面射来的子弹从他双肩之间穿过之时，他身上烧焦的肉会和我一样多。

要想让自己判处死刑，有好多办法。啊！在这个时候，我要是能进监狱而不是呆在这儿，我这个傻瓜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！譬如说，要是早能料到，可以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到某个地方偷一件东西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。人总有想不到的事！从监狱中可以活着出来，从战争中却不能。其他一切都只是空话而

① 昂特拉伊（Entrayes）与法语 entrailles（内脏）一词同音。

已。

我要是还有机会去偷就好了，可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！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偷！我心里想，要是在一个安静的小监狱里该有多好！不会有子弹射进来，永远不会！我知道有一个现成的监狱，在太阳底下，暖烘烘的！是在梦里看见的，就是圣日耳曼监狱，离森林很近，这个监狱我很熟悉，以前我经常从那儿经过。人真会变呀！我那时是个孩子，看到监狱感到害怕。原因是我当时对人们还不了解。他们说的话，他们的想法，我现在再也不会相信了。应该害怕的是人们，而且只有人们，永远如此。

这些怪物的狂热要持续多久，才会使他们精疲力竭地停下来？像这样发作一次会持续多久？几个月？几年？到底多少时间？莫非要到所有的人、所有的疯子死光？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去为止？既然事态变得毫无希望，我就决定孤注一掷，作最后的尝试，企图单枪匹马地使战争停下来！至少在我所在的地方使战争停下来。

上校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走来走去。我想对他说话。我可从未做过这样的事。这是大胆说话的时候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这几乎是有利无弊。我心里想，我斗胆对他说话，他一定会感到非常吃惊，就会问我：“您要干什么？”我就把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向他说明。我会看到他对此是怎么想的。人们在生活中谈出各自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谈得清楚。

我正要进行这决定性的尝试，只见一位精疲力竭、走路像脱了骺似的步行骑兵（当时人们是这么说的），一路小跑步来